



今日聚焦

大量改革派和温和派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形势对鲁哈尼不再“友好”

伊朗进入议会选举周,强硬派可能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 张全

本周,伊朗将迎来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定于21日举行四年一度的议会选举。分析认为,鉴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强硬派候选人人们有可能赢得选举,伊朗政坛将趋向保守化。

外媒述评,如果伊朗选出一个激进的议会,将打破4年前温和派主导议会的格局,对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未来施政不啻于一场噩梦,而伊核协议的命运、美伊关系的走势也将险情不断。

选举凸显政治风向

伊朗议会为国家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有290个议席,任期4年。议会有权起草和审议议案、对部长投不信任票、弹劾总统、通过预算决算。

《金融时报》说,多年来,伊朗议会的影响力可能不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其他国家实权机构,但议会选举仍然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伊朗政治发展的方向,以及哪个阵营正在占据上风。

在2016年2月举行的伊朗第十届议会选举中,改革派与温和保守派获得多数议席,打破了强硬保守派长达12年把持议会的局面。

当时的背景是,伊核协议刚刚签署半年多,在长年遭受孤立和制裁后,伊朗选民投票踊跃,对鲁哈尼政府与西方缓和关系的努力寄予厚望。那一次,投票站开放的时间延长了三次,最后在晚上11时才关闭。结果是,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改革派及其盟友以41%的得票率大获全胜,而强硬派仅收获29%的支持。

局势处于十字路口

然而4年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拿美联社的说法,不再对鲁哈尼“友好”。

从外部形势看,美国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不断以制裁等手段对德黑兰“极限施压”,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危机。今年1月,美军暗杀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更令美伊关系面临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峻的时刻。这些都让鲁哈尼代表的温和派政治力量背负空前压力。

从内部形势看,伊朗近几年国内矛盾有所浮现,出现示威活动,政府和宗教领袖的权威受到冲击。



2月16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新华社发

“当前,伊朗国内局势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过去41年,今后到底继续革命,还是缓和与西方关系,国内温和派与强硬派阵营意见分化。但是现在,从伊朗最高决策层的想法来看,倾向于赋予强硬派更多话语权,而非改革派与温和派。这与伊朗当局内外承压密切相关。”

在华黎明看来,伊朗最高决策层并不惧怕美国制裁,因为这反倒可能成为促使一致对外的“催化剂”。当局最担心的还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因此希望对内对外都实行比较强硬的政策,不想让温和派对上述政策形成掣肘。

温和声音被淹没?

华黎明说,伊朗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想法,通过“取消候选人资格”一事可见一斑。

13日,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7000多名候选人角逐议会席位。该委员会由伊朗最高领袖任命的12名资深宗教和法律学者组成,他们对“谁来参选”拥有绝对否决权,并且已阻止90%的改革派候选人竞选公职,理由包括财务违规、吸毒以及“不忠于伊斯兰教”等。

根据伊朗改革派人士的说法,宪法监护委员会此举,将使290个席位中的230个没有改革派候选人,160个选区没有竞争对手。“温和的声音被淹没。”

改革派人物莫蒂扎·莫巴莱日前抱怨,“除了德黑兰,全国只有21位获得批准的改革派候选人。”他还说,在德黑兰被允许参选的改革派候选人的数量,还不及两只手的手指个数。

《卫报》说,自1980年以来的全部10次议会选举中,宪法监护委员会拒绝了15%—49%登记参选的候选人,但今年可能是4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以色列国土报》说,此举为伊朗强硬派轻松获胜铺平道路。然而,真正的考验将是投票率。它反映了公众对选举方式乃至对政权本身的信心。两个月的民调显示,在德黑兰只有21%的受访者会说参与投票。

为了确保伊朗约5800万登记选民的投票率,伊朗发起了一场公关活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相比于对伊朗军事能力的畏惧,敌人更害怕民众支持伊朗政权。而参与选举就是一种支持政权的方式。”鲁哈尼虽然批评取消温和派人士参选资格的做法,但与哈梅内伊一

样,也呼吁民众积极投票。

政坛可能趋于保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说,议会选举预示着,伊朗政坛有进一步保守化的趋势。在过去,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在很大程度上会在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起平衡作用,但如今国际环境不利、经济态势恶化,民众将怒火发泄到温和派头上,令鲁哈尼执政之路更趋复杂。

在刘中民看来,职业篮球比赛中,当双方分差悬殊时,教练会选择把主力换下,用替补队员把比赛打完,这段时间被称为“垃圾时间”。现在鲁哈尼也面临类似窘境,余下任期越来越可能进入“垃圾时间”,在激进保守力量迅速壮大的格局下,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难以再发挥平衡作用。

“如果伊朗强硬派在21日的选举中得势,会让鲁哈尼处于何种位置?对美伊关系是否传递紧张信息?对伊核协议又意味着什么?”法国24电视台提出一连串诘问。在该媒体看来,鲁哈尼“已非常虚弱”,未来还将面临一个非常“挑剔”的议会。不过,强硬派不会再考虑弹劾他,而是最好让他当前锋,承担所有的打击。

华黎明说,过去4年,议会总体上是配合和支持鲁哈尼的,如果今后议会被强硬派控制,鲁哈尼的内阁人选任命可能受阻——2018年议会曾弹劾过财政部部长和劳工部部长,经济和金融改革计划也可能受到掣肘。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中东项目副主任萨纳姆·瓦基尔说,尽管议会权力有限,但它确实对“面包和黄油问题”有影响力。

刘中民补充道,议会还可能采取质询等方式干扰鲁哈尼执政。2018年议会曾就“失业率飙升、货币贬值、经济增长疲弱、走私问题以及美国金融制裁”等五项议题对鲁哈尼进行质询。最终,鲁哈尼在其中四项议题中未能通过议员的信任投票。

另有外媒猜测,此次议会选举可能成为观察哈梅内伊培养年轻政治人物的窗口,以巩固哈梅内伊所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第二阶段”的一大目标——巩固伊朗共和制的结构,以确保在今后几年安全过渡到“后哈梅内伊”时期。对此,华黎明说,议会本身权力比较有限,涉及伊朗政治权力过渡的主要是专家委员会选举。但值得观察的是,议会议长拉里贾尼是否继续受到重用,因为他是国内第三号人物。

新闻分析

伊核协议转圜空间更小

■本报记者 张全

外界普遍认为,如果伊朗温和派在21日的议会选举中“失守”,总统鲁哈尼未来执政之路将更为崎岖,美伊关系将面临更多变数。

法国24电视台指出,强硬派正在实施一项全盘控制战略,控制议会后显然将开始谋划2021年总统选举。“这有点像我们在改革派全盛时期末看到的情况,当时是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在2005年卸任前的第二个任期。”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说,哈塔米当年曾注重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却被美国前总统布什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之后换上了奉行强硬路线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议会中的改革派势力也遭到削弱。“现在,美国政府不会再次再犯傻事,将鲁哈尼逼到墙角,耗尽他所有的政治资本?如果这样,历史有可能重演。”

英国《卫报》指出,虽然伊朗议会不能直接影响外交政策,但“它可以助长一种强硬的民粹主义气氛,为外交政策营造一种氛围”。议会选举结果看起来会导致一种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而且在美国大选之前也不太可能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此外,强硬派执掌权力后,还会让伊核协议的最终崩溃更近一步。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认为,伊朗政坛保守化增强后,将对美伊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就在前几天,伊朗伊斯兰革命41周年时,上百万人举行反美抗议。“不过,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杀后各方的反应来看,美伊还是守住了底线思维。日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动武。可见,美伊关系转入相对缓和时期。预计在美国大选年,双方在舆论等方面还会有紧张的斗争。”

至于对伊核协议的影响,刘中民认为,伊朗保守派力量加强后,美伊态度转圜的空间变小,协议面临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埃莉·格兰马耶表示,议会“变天”可能敲响伊核协议的最后丧钟。“议会的天平向强硬派倾斜,将使政府中仍然支持伊核协议人士的政治生活更加艰难。”

大使视线

西方找不到西,北约找不到北

■王珍



2月15日,在德国慕尼黑,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与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申格出席慕尼黑安会。新华社发

日前,有着“安全达沃斯”之称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上出现了精彩一幕。

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她指责美国“行事以牺牲邻国和伙伴利益为代价”“甚至拒绝国际社会的概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反唇相讥,列举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的外交行动,炫耀美国正在“领导西方在保护我们的公民、我们的自由和我们选择生活方式的主权方面不断获胜”。

他的讲话立即遭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批驳。马克龙指出,“西方正在变弱,因为美国有一项从几年前就开始的政策,它包括某种程度上撤军以及重新考虑与欧洲的关系”。这番话使人们想起他去年11月在北约峰会前夕批评北约内部缺乏协调合作,“正在经历脑死亡”。

此次慕尼黑会议的主题是“西方缺失”。德、法、美领导人在会上一亮相就切中主题,摆明立场,会场内外议论纷纷,几乎都认为这个主题切合实际,摸准了当今世界大变局中“奇峰突起”的一变,即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之变。人们在思考:那个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世界观为灵魂的“西方”还存在吗?

在欧洲和美国,异军突起,迅速蔓延的民粹主义、极右势力和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潮正在猛烈冲击着传统的“西方”思维模式,挑战着绵延百年的传统体制;暴力活动一度席卷长期享受安逸生活的旧大陆。那个以美国

为首、以军事集团对抗为骨架的“西方”还存在吗?确切地说,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冷战早已结束,北约已无当年的对立面。北约欧洲成员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从对立到相互依存与合作,同美国的战略利益显然相去甚远。如今的美国既想保持甚至强化以北约遏制俄罗斯,又不想多花钱,千方百计逼迫欧洲盟友多“出血”,动辄以“加税”“制裁”相威胁,同时奢望继续充当“老大”甚至“家长”,早已为欧洲所不齿。尤其甚者,美国为了其“全球利益”,推行北约扩张,把与欧洲风马牛不相及的某些域外地区大国拉进北约,则更远离北约成立与存在的宗旨。马克龙、默克尔等有政治远见的欧洲政治家谋划欧洲安全的自强之路是大势所趋。

那个经营多年、逐步夯实基础建立起来的“欧洲大家庭”还在吗?英国“脱欧”给欧盟带来了严峻的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安全挑战,同时也是一个信号,谁也不敢说后来无来者。“新老欧洲”之争表明,“颜色革命”给西方带来的未必都是福音。总之,所谓“西方缺失”是一个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各种利益和矛盾使然。

时代变了,形势变了,力量对比变了,各种关系的格局也变了,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逆世界潮流而动。东西对峙、南北隔离,均非长久之路,故“西方找不到西,北约找不到北”是早晚的事,不必纠结,更不应去执意修补和维护,因为办不到。长远而论,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可以行稳致远之路。

(作者为中国前驻外大使)

美媒曝出消息,舆论反响不一,两人私交不错

布隆伯格有意请希拉里做竞选拍档?

■本报记者 廖勤

“选还是不选”,输掉2016年大选后,是否再度参选几乎成为一个“希拉里之问”。而希拉里的那句口头禅“永远别说不可能(Never say never)”也让这个很难找到答案。

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战云密布,日前一个意外消息又重燃这个话题。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被曝有意让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做自己的竞选拍档。而美国媒体也披露希拉里曾流露出想要重返政坛之意。难道希拉里真的要重出江湖?

右翼网站率先爆料

最先曝出这一新闻的是右翼新闻聚合网站“德拉吉报道”。网站创办人马特·德拉吉在推特上援引与布隆伯格竞选活动关系密切的消息源称,这位纽约市前市长“正在考虑让希拉里做竞选伙伴,因为民调发现,布隆伯格—克林顿组合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德拉吉还称,布隆伯格打算搬家,从自己的家乡纽约州迁至科罗拉多或佛罗里达州,因为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对于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来自同一个州比较不利。而希拉里也来自纽约州。

对此,布隆伯格竞选团队首席通讯官杰森·谢克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关注的是竞选和辩论,而不是副总统人选的猜测。”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称,希拉里尚未回应置评请求。

坊间热议“布希”组合

消息传出后,一时之间,“在2020年的选票上会看到布希组合吗”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有人认为这事不会发生。美国前律师、《野兽日报》专栏作家、电视名嘴迪恩·欧贝达拉持这一观点。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撰文写道,布隆伯格只有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后才需要竞选拍档。但布隆伯格目前在党内并未领跑民调,更别谈赢得提名。现在尚无任何迹象显示,布隆伯格会向希拉里伸出橄榄枝,以及希拉里对此会无法抗拒。

相反,迪恩·欧贝达拉怀疑这个消息可能是被故意释放出来的。一个可能是来自布隆伯格团队。他们想借此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当前,布隆伯格的支持率正在走高,但是他的黑历史也被挖了出来,包括担任纽约市长期间存在歧视女性、性骚扰、监视穆斯林社区等不当行为。另一个可能是右派媒体投掷的烟雾弹。希拉里向来是他们赚取点击的“诱饵”,比如去年秋天举行弹劾听证时,福克斯新闻头条头条再炒希拉里的“邮件门”,还有共和党国会议员



美国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 均新华社发

呼吁继续追查此事,都是通过“围攻”希拉里为特朗普解围。

在社交媒体上,这个新闻也引起不小轰动,许多网友质疑布隆伯格挑选希拉里做拍档是否是个好主意。“这让我更不喜欢布隆伯格了”“迈克尔·布隆伯格有自杀倾向”……一些推特用户这样评论。

还有一些网友认为,这个“致命”想法可能会导致布隆伯格失去选票,而不是赢得选票。“没可能。”@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没有忘记她(希拉里)和DNC(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如何骗走他(桑德斯)的提名。他们会成群结队转向特朗普。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希拉里比布隆伯格个子高,布隆伯格不能这么做。”

希拉里始终关注大选

也有一些人保持观望,认为不要匆匆下结论。美国《商业周刊》表示,虽然希拉里尚未对相关报道发表评论,但这位前“第一夫人”经历四年前的失败后寻求重返政坛并非没有可能。

一名与希拉里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网,在2016年竞选输给特朗普后,希拉里流露出想要重回政坛的意愿,尽管她曾表示不太可能出任副总统。

何况希拉里对2020年大选依然保持关注,没有选择沉默。上月,她在宣传个人系列纪录片时曾越过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也是自己2016年参选时的老对手桑德斯——“没人喜欢他,没人想和他一起工作,他一事无成”。在接受《好莱坞日报》采访时,希拉里也拒绝回答关于“是否支持桑德斯”的问题。

有分析称,希拉里之所以会抨击桑德斯,主要还是担心他的激进立场可能会导致民主党选情进一步恶化。希拉里还鼓励选民“选出会试着团结全国的总统”。

本月早些时候,希拉里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艾伦秀》电视节目上的说法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她表示自己不太可能接受邀请出任副总统人选,但同时她又抛出自己的名言“永远别说不可能”。希拉里还对主持人艾伦·德詹尼兹说,“很多很多很多人”给她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她参加2020年大选。

《商业周刊》称,尽管在2016年大选中落败,但希拉里仍然活跃在公众视野中。她曾出版关于竞选失败的回忆录《发生了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她又作为新书《勇敢的女人》四处做宣传。她还做客一些电视节目,公开批评拜登的竞选对手。

上月末,在出席桑德斯电影节活动时,她再次提及竞选话题。希拉里说,如果自己今年11月参加大选,将有力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

有些观察人士看好布隆伯格和希拉里的组合。一个是纽约市前市长,一个是前国务卿,都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两人私交不错。在下次大选中,布隆伯格也力挺希拉里。这次,布隆伯格本人誓言要击败特朗普,与希拉里算是“同仇敌忾”。如果布隆伯格最后能赢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布希组合”无疑将对白宫构成强有力的挑战。